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26年3月1日 星期日 统筹 楚 丽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孙明梅 E-mail:zzrbzf@163.com

聊斋闲品

楹联中的清廉文化

♣ 葛高远

马年新春，走进郑州新密密县县衙，“赞政厅”门前一副楹联直抵人心：官无分大小需分能吏庸吏，位岂在高低只在利民害民。没有华丽辞藻，却道破为官真谛——职位无分尊卑，关键看你是有所作为的官员还是碌碌无为的庸官；权力不论大小，核心是你是为民谋利还是坑国害民。

这朴素直白的警示，让我想起河南几座古县衙里的清风墨香，更看清一个被影视剧遮蔽的真相：中国古代吏治，从来把清廉勤政、以民为本奉为圭臬。

密县县衙历经千年，莲池映廉、楹联醒心，处处可见对为官者的规训。这里不尚虚职、不重权位，只以百姓福祉为标尺。它提醒世人，官员的价值不在品级高低，而在是否心存敬畏、守正不阿；不在排场声势，而在是否解民之忧、谋民之利。这种以民为尺、以廉为纲的治理理念，穿越岁月依然振聋发聩。

当年移步南阳内乡县衙，那副流传至今的名联更显赤诚：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须知自己也是百姓。上联明辨权责边界，不慕官位荣耀，不辱职守本分，基层之官虽小，却系一方安宁、百姓冷暖。下联道破官民本源，俸禄衣食皆来自民，官员本是百姓一员，绝无欺压之理。这是最接地气的民本宣言，也是最坚定的自律信条。

再到平顶山叶县县衙，影壁上“公生明，廉生威”六个字，凝练出古代官德的核心。其深意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正方能明辨是非，廉洁方能树立威信。戒石铭上“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更是刻石铭心，警示官员不可忘本、不可贪腐。

长久以来，不少影视剧将古代官场塑造成贪腐横行、鱼肉百姓的黑暗场，仿佛清廉只是例外。但中原大地这几座古县衙，以楹联、碑刻、建筑为证，还原了中华廉政文化的主流：清廉是为官底线，勤政是履职本分，为民是政治初心。从密县的“利民为本”，到内乡的“官民一体”，再到叶县的“公廉立威”，一脉相承的是对权力的约束、对百姓的敬重、对道义的坚守。

马年奋进，风清气正。漫步古衙，墨香里藏着千年智慧：官可以不显赫，但不可不廉洁；权可以不煊赫，但不可不为民。古人尚且以楹联自警、以碑刻自省，今日更当以古为镜，守清廉之心、行务实之事、怀为民之情，让清风正气代代相传。

最早的尊老与惠老

♣ 高玉成

《资治通鉴》载，公元前179年3月，西汉文帝上任半年，就出台了一项尊老惠老政策：“年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赐帛、絮。赐物当稾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意思是年满80岁的老人，每月赐给米、肉、酒各若干；年满90岁的老人，另外再赐给帛和絮。凡是应当赐给米的，各县的县令要亲自检点，由县丞或县尉送米上门；赐给不满90岁老人的东西，也应由啬夫、令史给他们送去；郡国二千石长官要派出负责监察的都吏，循环监察所属各县，发现不按诏书办理的给以责罚督促。

汉文帝的尊老惠老政策至少反映出以下几点信息：一是汉文帝对尊老惠老工作非常重视，上任后出台的第一批政策就包括尊老惠老政策；二是政策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老人年龄增长而梯次增加；三是政策实施办法非常明确，由县令亲自检点实物，县域官吏亲自上门慰问，大大增强了政策效果和民众满意度；四是为防止县域官员不认真落实，指定上级监察官员监督落实，不按规定落实的要予以追责。

尊老惠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汉文帝之前，尊老惠老主要停留在宣传教育层面，鼓励各自家庭通过孝敬老人实现。到了汉文帝，尊老惠老才纳入国家政策，由上级监察官员监督，县级官员负责，县域官吏具体执行。如此细致周到的安排显然不是为了做样子，而是下决心要将政策落实落地，真正起到尊老惠老作用。史学家把“文景之治”称为历史上难得的治世之一，很难说不与汉文帝上任伊始便出台广受欢迎的尊老惠老政策有关，也为后来其他政策的顺利施行开了个好头。

现在，各地政府也都有高龄老人补贴政策。我的母亲从80岁起，开始每月收到当地政府定额现金补贴；90岁以后，补贴标准又进一步提高；据说百岁老人还将继续提高。此外，中组部每年元旦和春节期间，都会对老党员、老同志的慰问工作作出安排，由基层党组织和相关部门带着现金或实物到家里慰问，现场发送给老党员、老同志。这些做法与当年汉文帝时的政策一脉相承，既是党和政府关心老党员、老同志的具体表现，也是弘扬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迫切任务，各地政府、有关部门都在探索制定符合实际的养老服务具体措施，目标是2035年底前要使国家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实践证明，养老服务政策越具体，实施办法越明确，监督保障越有力，政策措施越可持续，政策效果就越好、越受欢迎。

马年说马

冷兵器时代的铁血战马

♣ 王争亚

在漫漫的岁月长河里，马，这一充分彰显勇敢精神和力量速度的动物始终与华夏文明的演进紧密相联。它不仅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是在刀光剑影、鼓角争鸣的古战场上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故事与传奇。

今年是农历丙午年，适逢马年，我们不妨穿越历史的烽火硝烟，去领略凝望那一匹匹骁勇彪悍战马的热血风采和矫健身影。

说到战马，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那纵横驰骋、顽强无畏的品格。冷兵器时代，一匹匹矫健的战马，承载着将士们的热血与豪情，在烽火硝烟中、在黄尘古道上冲锋陷阵，赴汤蹈火。无论是秦始皇横扫六国时的金戈铁马，还是汉武帝北击匈奴时的千里奔袭，战马都以其勇猛无畏的雄姿，为战场制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历代封建帝王打下的江山或有一半是战马的功劳，难怪自古就有“马背上的江山”之说。正如东汉名将马援所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细数古战场上具有传奇色彩的战马，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当是东汉末年名将吕布的坐骑赤兔，其“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顶，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堪称顶级良马。赤兔马曾跟随吕布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虎牢关之战中，吕布骑着赤兔马，手持方天画戟，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对手阵前。交战中赤兔马驮着吕布，追风逐电般地杀入敌阵，其气势之勇，锐不可挡，所到之处，敌军纷纷望风披靡 。吕布凭借着赤兔马的神勇，单挑刘备、关羽、张飞三员大将。这场撼人心魄的强强对决与厮杀，使得赤兔马声名远扬，成为人们口中的传奇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从此流传千古。

然而，英雄也有落难时。建安三年，吕布被曹操擒获并殒命白门楼，赤兔马也随之落入曹操之手。曹操深知关羽的英勇与忠义，便将赤兔马赠予关羽。从此，赤兔马与关羽结下了生死之交，人马合一，相互之间结成了战场上最忠诚的伙伴。关羽“温酒斩华雄”一役，赤兔马功不可没。借助坐骑的神勇无比、风驰电掣，关羽在华雄还未及反应的情况下，便将其一刀拿下。此役，尽显关羽武艺超群，但赤兔的汗马功劳，无疑是不能忽视的。

可与赤兔一样称之为“马中骄子”的还有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的坐骑的卢马。建安十二年，刘备遭蔡瑁率大队人马追杀，刘备骑着的卢马一路狂奔至波涛汹涌、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檀溪河边，面对走投无路、岌岌可危的境地，的卢马竟然奇迹般地跃过三丈宽的檀溪，神助主人躲过一劫，逃离了九死一生的绝境。若无此次脱险。刘备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蜀国的三分天下。被后人誉为“上马击贼，下马写诗”、文武双全的辛弃疾写下了“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千古名句。在辛弃疾的笔下，的卢马已不仅仅是一匹战马，而是一种勇毅精神的象征。

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曹操，他的坐骑号称“绝影”，顾名思义，奔跑起来疾速如飞，连影子都跟不上，大有一骑绝尘的气势。宛城之战中，绝影驮着曹操奋力突围，然因不幸身中数箭，战死沙场，绝影的英勇表现，成了曹操心中永远的记忆。

用忠诚跨越生死，以铁蹄丈量山河。在“黄沙百战穿金甲”（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的沙场上，战马无惧生死，拼死向前；在“瀚海阑干百丈冰”（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严酷环境下，战马不畏困苦、坚忍不屈。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诗中“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和万楚《骢马》诗中“汗血每随边地苦，蹄伤不惮陇阴寒”，均是战马在极端恶劣环境下不畏伤病、坚韧不拔的真实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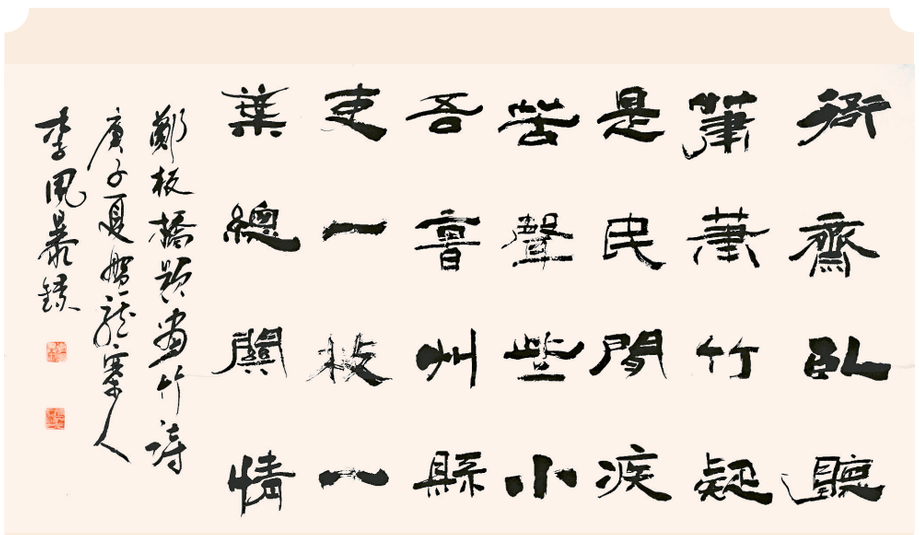
除了具有骁勇善战、吃苦耐劳、默默奉献人类的精神品格之外，通晓人性、效忠主人更是战马极为可贵的天性，堪称是沙场将士无言的战友。当年西楚霸王项羽的坐骑踏雪乌骓，号称天下第一骏马，其曾与项羽一起出生入死、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屡建战功。项羽战败垓下，“遂命小卒牵马渡江。那马咆哮跳跃，回顾霸王，恋恋不欲上船，霸王见马留连不舍，遂涕泣不能言。众军士揽辔牵马上船，那马长嘶数声，往大江波心一跃，不知所往。”乌骓以投江殉主的方式诠释了对主人的忠诚，人与马之间这一悲壮的故事令人为之动容。在秦末汉初那个风云激荡、群雄争霸的时代，乌骓马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划过一道耀眼而又悲壮的轨迹 。

先后为吕布、关羽坐骑的赤兔与乌骓一样有着忠诚主人的感人故事。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败走麦城，为东吴擒获并被孙权下令处死，与关羽生死相依的赤兔马因失去主人而拒绝进食，最终绝食而亡。这种以死相随的人马之情，完全超越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杜甫曾在《房兵曹胡马》诗中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既是诗人对战马万里横行、所向披靡的由衷赞誉，更是古代英雄豪杰愿将个人生死托付于马的真情表达。

发生在人马之间的情感故事远不止这些。唐太宗李世民马上平天下，他与战马感情至深。贞观十年，为了纪念“特勒骠、青骓、飒露紫、白蹄乌、拳毛騧和什伐赤”这六匹曾在战争中与他出生入死的战马，李世民诏令将这六匹心爱的战马以浮雕刻于昭陵，与他生死相伴，永不分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镶嵌在这座宏伟陵墓前的六骏马浮雕，宛如六颗璀璨夺目的星辰，诉说着那段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岁月，彰显着大唐王朝的盛世雄风 。

其实，人类与动物相依相伴、情感共鸣的故事是没有国界的。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战争题材电影《战马》是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一部非常成功的影片，影片通过战马乔伊的视角，讲述了英国少年阿尔伯特与乔伊在战火中分离、历经磨难之后最终人马重逢的感人故事，影片所表现的战马用纯真的天性奉献人类朋友以及人马之间的深厚情感，令人感动不已。

如今，冷兵器时代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马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往昔的热血战马所代表的品格和精神，却是永恒不变的。让我们在当下一日千里的时代里，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振奋意气风发的龙马精神，展现跃马扬鞭的如虹气势，迈开马不停蹄的前进步伐，进而书写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马到成功的绚丽篇章。



郑板桥题画竹诗（书法） 李风暴

荐书架

《抠绿》：一群在烟火人间拼命活着的普通人

♣ 徐子茼

《抠绿》是《草样年华》作者孙睿的全新小说集，孙睿将影视术语“抠绿”升华为时代隐喻，道出现代人在真实与虚幻间的迷失、在梦想与现实中的失落。

在人人被生活追着跑的时代，我们都在现实的泥泞中探寻出口，那些推不动的车、做不完的活、治不好的焦虑、想不清的人生，都是日常的真实困境。孙睿以一块绿幕，创造了与现实生活平行的国度，照见在烟火人间拼命的普通人，文字间既有对生活残酷的赤裸呈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暖与希望。“普通人的生存图鉴”“戳中打工人心声”成为本书高频关键词。

《抠绿》里的每个人，都在生活的“绿布”下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影视小民工蒙着绿布推故障吉普车，膝盖烧得发烫也没松手。他知道，松了车就停了，下个月的房租、下一次“开机”的机会也会停；替身演员四十岁了还去中戏进修，就想演一次属于自己的角色；崔国利出狱后摆摊卖烤冷面，被人指指点点也没放弃，后来跟着放生队搬鱼筐，一步步找补生活的底气……成年人没什么翻盘大招，只有车不倒，我就还能站的“倔强”。现实总爱断电，可我们仍推着，因为多拱一寸，今晚就还能对自己说“我没输得太难看”。

《抠绿》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一群在烟火人间拼命活着的普通人。作者揭开了一个现实：成年人的遗憾，不是做不到，而是来不及。但比“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你终于愿意面对自己。我们都曾是“抠绿大师”，最终在生活里学会“还原”：还原自己的脆弱，还原亲情的重量……《抠绿》写尽了普通人如何在生活的艰辛中继续活着，每一篇都让你无法倾诉的心事狠狠被理解了一次。被生活追着跑的从来不止你一个，那就跑吧，边跑边把绿布披成披风，把破车当成战马，把血膝盖当成勋章。

人与自然

盼 春

♣ 薛宏新

冬天天数长，跟老牛拉破车似的，慢悠悠没个尽头。可人心里头，早就开始盘算着春了。

在原阳叫“盼春”，不叫“等春天”。一个“盼”字，就有了盼头，就有了滋味儿，就像腌了一冬天的酸菜，等着开坛那一口脆爽。

打从腊月里，人就开始盼。不是瞎盼，是有说道的。头一件，就是看风。冬日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可要是哪天，风里头带了一丝软乎气，不那么刺骨了，老辈人就会站在当院，眯着眼，吸溜一下鼻子，说：“嗯，风转了。春，不远了。”

这风，叫“解冻风”。吹得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答水。那水，清亮亮的，滴在雪壳子上，砸出一个个小坑。孩子们会比赛，看谁尿得高，尿得远，把那冰溜子打断。这是男娃子们的“盼春”，野，且生猛。

女人盼春，盼的是地气。啥叫地气？就是土地里头冒出来的那股子热乎气。正月里，要是有个大晴天，女人会搬个马扎子，坐在墙根底下晒暖儿。屁股底下垫个蒲团，那是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草木灰，热乎乎的。她们一边纳鞋底，一边唠嗑。

“哎，今儿个这日头，毒！”

“可不是嘛，晒得人骨头缝里都发痒。”

这“痒”，就是地气钻进骨头缝里了。地气一上来，春，就跟着来了。

我小时候，最盼的是“茅茅根”。那是一种野草的根，长在田埂上、沟边上。春天还没影儿呢，土还是硬邦邦的，冻得跟铁似的。可你要是细心，就能发现，有些土坷垃松动了。拿小铲子，或者直接用手抠，就能抠出那白白嫩嫩的茅茅根。

洗干净了，嚼在嘴里，甜丝丝，凉津津，带着一股子土腥味，那是春天最早的味道。比后来的香椿芽还鲜，比榆钱馍馍还香。为了挖这玩意儿，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裂着口子，渗着血丝，也不在乎。那是“偷”来的春味儿。

过了正月十五，年味儿淡了，春味儿就浓了。这时候，得看天、看云。云要是不再那么黑沉沉的压着，开始变得白净，变得轻飘，像撕碎的棉絮，那就是春云。春云一来，太阳就敢露脸。

太阳一露脸，那可不是一般的太阳。那是“春娘娘”的脸，娇贵，且金贵。照在人身上，不像是冬天那样“隔靴搔痒”，而是能照进肉里头，照得人懒洋洋的，想打盹，想伸懒腰。

这时候，村头的老槐树，虽然还是光秃秃的，可那树皮，看着就不一样了。黑里透着红，像是喝饱了血。树枝上，那些芽苞，虽然还裹着层黑壳，可你要是仔细看，那壳子已经裂了一道缝，里头那点嫩绿，呼之欲出，就等着一声炸雷，或者一阵暖风，就“啪”地炸开。

原阳县人，还讲究个“打春”。立春那天，哪怕外头还飘着雪花，家里也得买根萝卜，或者买个春饼，咬一口。这叫“咬春”。咬住了春，这一年，就顺当。

其实，春哪是咬来的？春是熬来的。

就像那地里的麦苗，一冬天都蔫头耷脑，黄了吧唧的，跟干草似的。可只要一场小雨，或者一场小雪，悄悄地盖上去，过个三五天，你再去地里看，嚯！绿了！那种绿，不是夏天的那种深绿，是嫩绿，是翠绿，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那种绿。嫩得能掐出水来，绿得让人心颤。

这时候，你要是脱了鞋，光脚踩在田埂上，那土，暄乎了。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松松软软，带着潮气，带着腥气，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香味。那是种子在土里头伸懒腰，打哈欠，准备拱出来的动静。

人也跟着变。脸上的肉，不再紧绷绷的，开始松快了。说话的嗓门，也大了。孩子们脱了棉裤，虽然还得穿个线裤，但跑起来，已经不那么“大喘气”了。女人们开始洗头，那黑油油的长发，在春风里甩着，带着肥皂的香味，那是春天的味道。

盼春，其实盼的不是景。盼的是那份活泛气。

冬天太死寂，太沉闷。人被裹在厚厚的棉袄里，像只笨熊。盼春，就是盼着脱掉这层壳，盼着身子骨轻快，盼着地里能长出东西，盼着心里头那点希望，能像种子一样，发了芽，开了花。

如今住进了楼房，暖气烧得旺，屋里头燥热。可我还是爱往阳台跑，隔着玻璃，看外头那棵光秃秃的树。

老婆子问：“你看啥呢？外头有金子？”

我说：“没看啥，看树呢。看它啥时候发芽。”

老婆子笑我：“老了老了，还犯傻。那树，能让你看出花来？”

我没吭声。我知道，我看的不是树。我看的是那股子劲儿。是那股子憋了一冬天，非要冲破这寒冷，非要活给人看的劲儿。

这劲儿，就是春。

它在土里头藏着，在风里头飘着，在人的心里头挠着。不急，不躁，就在那，等着。

等你，也等他。

乡俗乡情

面灯盏与茶糊涂

♣ 王 剑

蒸灯盏、喝茶糊涂，是我老家特有的两大年俗。

正月十五清晨，黄鹿山还在沉睡中，村民们就醒了。家家户户的灶房里腾起袅袅炊烟。女主人先把炒锅放在炉火上焙干，接着倒入几碗事先磨好的小米面，然后用锅铲慢慢翻炒。炒小米面是个技术活，既要掌握好火候，又得翻炒均匀。炒轻了，面不香；动作慢了，面就糊了。直到小米面微微焦黄，香气弥漫开来，才算大功告成。炒熟的小米面，被称作“金沙面”。

做“茶糊涂”，母亲最为拿手。她先把过年没吃完的扁垛、豆腐干、胡萝卜、白萝卜、白菜、海带、焦丸子切成丝，大火爆炒至七分熟，加入开水，再把备用的杏仁、桃仁、花生、黄豆、芝麻、碎粉条倒进去。取适量炒熟的小米面，用温水调成糊状。待锅中水沸后，将搅好的面糊点进去，边点边搅拌，直至稀稠适中。最后放入菠菜、小葱花、香菜末儿。这样，一锅香喷喷、热腾腾、透着浓浓醇香的“茶糊涂”就做好了。

茶糊涂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咸香宜人，是黄鹿山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美食。喝茶糊涂宜全家人围坐，小口慢咂，可佐以蒸馍、煎饼果子，呼噜呼噜能喝两大碗。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喝着茶糊涂，人却越来越清醒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年过完了，该考虑地里的农活了。

过了中午，女主人又开始忙着蒸灯盏儿。据传，正月十五是蚕神嫘祖的生日，老百姓祭祀蚕神时，除了奉上供品，还要用一根竹竿挑着灯烛插在田间地头，谓之“照田蚕”。后来，这一习俗流传到黄鹿山，村民蒸制面灯盏儿，欢度灯节。

蒸制灯盏儿，多用玉米面，奢侈的也可掺少许白面。和面时只添加清水，不放酵母，老家称之为“死面”。这种未经发酵的面团，制作灯盏儿时容易定型，蒸熟后加入油料点燃时，也不易渗油。制作灯盏儿的主要工序是，先在案板上揉搓成擀面杖粗细的柱状长条，再切成二三厘米长的面段。揪住一个，立在案板上墩平，在顶部捏出一寸深浅的凹陷。这样一个灯盏就做成了，高低粗细与茶杯相似。一般要做12个，代表一年当中的12个月。有的女主人心灵手巧，不甘于如此呆板，就把面灯盏儿捏成十二生肖的造型，再用红豆、黑豆点睛，倒也栩栩如生。

捏制好的灯盏儿，要放在笼箅上，隔水蒸一个小时。为防止干锅，锅内水中可放一个碗底残片，“咯当——咯当——”响着，很有韵律。响声停止了，灯盏也就蒸熟了。取出放凉后，将棉花缠裹的秸秆插进灯盏顶部的凹陷里做灯芯儿。因而，面灯盏也被称为棉花灯。点亮面灯，则是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幸福安康。

天刚一擦黑儿，各家便着手放灯。放灯也有讲究，顺序多半是灶王爷的画像前放一对儿、祖先的牌位前放一对儿、大门口的青石门墩儿上放一对儿，甚至水缸上、牛槽边、猪圈旁、鸡窝前、磨道里、碾盘上都要放，家里的每一个重要角落，都要照应到。

灯盏儿摆好后，天也黑透了，就该往灯台顶窝里面添油了。油是食用油，如菜籽油、棉籽油，都行。但必须是用带籽油料作物榨取的。

母亲笑着划亮火柴，灯苗“噗”地蹿起来，把夜色撕下很大一块。灯盏儿点亮后，父亲又燃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响，很喜庆，也很提气。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正月十五的夜晚，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摇曳着一缕昏黄的灯光。那闪烁着的火苗，舔着夜色。想想都让人倍感浪漫与温暖。

在我的老家，偷灯盏是被允许的。对于趁黑来偷灯盏儿的孩子们，放灯盏儿的人家不但不生气，反而是满怀期待。我小时候，每当到了正月十五晚上，小伙伴们吃过晚饭就跑出门去，看谁家门口点的有灯盏儿，就去拿走。而怕自家灯盏被偷的孩子，会蹲守在家门口看护灯盏。偷到灯盏的，就端在手上到处转悠。夜色中，人影浅淡，笑语响亮，远远望去，恰似一群流萤在村庄里飞舞。大家比赛着，看谁偷到的灯盏儿好看，谁的灯盏儿火光最亮。等到灯盏儿里的油料燃尽，火苗熄灭了，我们便会将手中的灯盏儿当成夜宵点心，一点点掰开食用。

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蜗居在城市一角。过年时，每每看到城市的红灯笼，我总要想到老家的面灯盏儿，想起那些飘散在夜色中的欢声笑语；每每吃着甜得发腻的元宵，我总会想到家乡的茶糊涂，想起那在舌尖缠绕时激活味蕾的幽香。看来乡愁是隔不断的，无论我走得多远、离开多久，总有一些事物，如一盏心灯，引领着我回到从前，回到豫西那个令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博体路1号郑州报业大厦 邮编：450006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